



# 叶嘉莹先生的课堂

张海涛



2017年12月31日,本文作者夫妇(站立者)在叶嘉莹先生的课堂上吟诵

响所及,以至于我在自己的大学诗词课堂上,也让学生练习吟诵,借助吟诵去体味诗歌之美。

除了吟诵,叶先生还重视诗词创作,她本人就是研究与创作兼长。对于我们的诗词习作她喜闻乐见,不吝指正。我在先生家旁听的那段时间,正值和妻子(当时为女友)的热恋期。我们都是张静老师的学生,学的都是古典诗词,所以常常借诗词传情达意。

有一次,叶先生说谁有习作可以拿给她看。我就壮着胆子把自己写的一些幼稚的小诗打印出来,带到课上。叶先生当场点评了我的《浣溪沙》《鹊桥仙》《鹧鸪天》《摸鱼儿》等习作。其中写得不好的地方叶先生就指出来,一二可取之处先生也会给予好评。如《摸鱼儿》一首,缘于妻子去唐山学习古琴的经历,全词是这样写的:

想江山、也应如旧,萋萎芳草无数。天风荡漾银河水,洒下一庭秋露。斜月度。但秉烛、殷勤说与平生语。幽期未许。又早发燕山,匆匆行色,误逐塞云去。

千年事,多少词情赋句。几番烟驿南浦。谁人梦断瑶台曲,谁更缠绵心绪。时近午。陪我子、山花南北东西路。封成尺素。待长笛声声,征轮滚滚,便是唤鸿处。

叶先生认为“天风荡漾银河水,洒下一庭秋露”和“山花南北东西路”写得不错,而“误逐塞云去”中的

“误”字,用得就与实际情形不符。还有结尾“便是唤鸿处”一句,叶先生的评价是“生”,也就是生硬的意思。通过叶先生的具体点评,我不仅增强了诗词创作的信心,而且对于命意与用笔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,对于自然妥帖与生硬不通的区别有了更为直观的体认,这对于我个人的诗词研究来说大有裨益。

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。我写的《鹧鸪天》词,结尾是“从今执手描鸾手,蘸取流云染素衣”,我想要表达和所爱之人共谋高洁品质,对于其中的遣词造句颇为得意。叶先生看后问我,你的女朋友是会画画吗?我说不会。叶先生听后没有再说什么,而我却感到很羞赧。因为我是读到清代陈维崧词有“雕龙手压描鸾手”一句,便将这“描鸾手”一词放在我的词里,又设想出一个绘画点染的意境,而不顾与实际情况的出入。叶先生并未直接批评我,但她的一问却让我意识到无论研究还是创作,都离不开广泛的阅读与大量的积累,才有可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意志,而不能只拿一些别人用过的漂亮字眼为我所用。所谓“修辞立其诚”,叶先生常常提醒这一点,通过这件事我也有了更深的体会,对于我为人、为学都是一个警醒。

后来,叶先生年事愈高,她门下的学生纷纷毕业,家中的课堂不再那样热闹与频繁。我也博士毕业,来到天津中医药大学工作,但我与“迦陵课堂”的因缘还在继续。自2022年1月起,《新华每日电讯·草地周刊》连载叶先生于1989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诗歌史课程的录音整理稿精华,专栏就命名为“迦陵课堂”,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该专栏由我负责审校每期文稿,呈请叶先生定夺。在这个过程中,年逾九旬的叶先生多次通过电话或邮件告知修改意见,这种对待学问精益求精的态度,对待读者认真负责的精神让我受到很大的教育。

2024年11月,叶先生与世长辞,但“迦陵课堂”的妙音永远不会消歇。叶先生曾说怀有高远理想的人分为三种类型:“第一种是,不管别人还辗转在泥土之中,我只管自顾自地飞去;第二种是,尽管他会飞,但能抱着深厚的爱心降落下来与泥土之中那些凡俗的人们共处,而且不会沾染上那些污秽;第三种人是最不起的,他不但自己能够高飞,而且要教会那些辗转在泥土中的人们,带着他们一起飞。”(《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》)我想,老师这一身份,应该就要做第三种人,而叶先生正是最好的老师。

叶先生的课堂,不仅在教学楼里,也不仅在她的家中。她的著作文章,字字俱在;音频视频,音容宛然。“迦陵课堂”是一个没有下课铃声的课堂,是一个充满诗词之美的宝库。叶先生以其高洁的品格与崇高的理想激励着我们,以其细腻精微、曲尽人情的讲解为诗词爱好者指出向上之路。



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抗战文艺回眸

我想说,无论是光未然还是郭小川,他们笔下歌唱黄河的诗篇,是要和李白的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一样流传下去的。

郭小川也写过黄河吗?是的,写过,且也是在抗战时期。郭小川在天津静海五七干校时期写下的《团泊洼的秋天》一诗里,深情地频频自称“战士”,这也并非虚指。他曾携笔从戎,参加过八路军,有过三年多的军旅生涯。这位走过北方的青纱帐和南方的甘蔗林的战士,最初的命运是因抗战而改变的。1933年3月,



## 我们唱黄河

杨仲达

长城抗战爆发,日本军队攻占热河承德,就在家乡丰宁县沦陷的前一天,郭小川

和家人乘坐骡车南下北平,他在那里开始读书生活,并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不久,郭小川离开北平,经天津大沽口乘船到烟台,又经济南抵达太原参加八路军,后在驻扎于山西的120师359旅政治部奋斗剧社工作,担任宣传科干事和政治教员。1939年10月,359旅调到陕甘宁边区,负责黄河河防,并警备绥德一带。这支部队的任务之一就是“保卫黄河”。这时的郭小川担任机要秘书,协助王震工作。直到1941年初奔赴延安,那一时期郭小川写了不少诗歌和短剧,多已佚失,现仅有诗七首,其中就包括在1940年5月写下的这首《我们歌唱黄河》。这首诗写作之时,《黄河大合唱》诞生刚好一年。

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,光未然携抗敌演剧队第三队,长途跋涉至陕西东部宜川县壶口镇圪针滩,从这里东渡黄河,河、船、船工和船工号子给他们以巨大的震撼。看惯了长江的诗人,被黄河的惊涛骇浪深深感染,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,心中酝酿着一首长诗《黄河吟》。

1939年春天,光未然在吕梁晋西游击区坠马受伤,到延安二十里铺的边区医院诊治,再次渡过黄河。在延安他见到老友冼星海,此前两人曾在上海、武汉联手创作多首抗战歌曲,这时冼星海提议再度合作,光未然于是用时五天,把《黄河吟》改编扩充为八首歌词,四百多行。冼星海听罢词稿激动不已,又用时六天六夜在土窑里抱病完成了《黄河大合唱》八个乐章的谱曲。

1939年4月13日晚上,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,《黄河大合唱》首演产生轰动效应,赢得满堂喝彩。5月11日,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,《黄河大合唱》正式公演,冼星海现场指挥一百多人演唱,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临现场观看演出。周恩来曾亲笔题词,给予演出高度评价:“为抗战发出怒吼,今儿这广大的黄河两岸是你的舞台,是你的舞台,是大家的舞台。”可以想见当时绥德这场合唱的盛况。

紧接着诗中还有一句:“唱吧,你敲家伙,我道白。”即使是在延安的大合唱,也因条件所限只能使用自制乐器,如羊肠线、煤油桶、搪瓷缸和勺子等,诗中所说“敲家伙”中的“家伙”应指这些土乐器,而“道白”则是诗朗诵,《黄河大合唱》中有着大量的诗朗诵。

“我们唱出黄河的愤怒,唱出黄河的悲哀,让我们集体的歌声和黄河融合起来!”郭小川的这些诗句,明显就是对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解读。诗人在高呼:“唱吧,我们的歌声不叫敌人过黄河!”那个时候,歌声就是精神,就是力量,就是武器。

我至今也不知道,在绥德的这场合唱演出中,郭小川是演员还是观众?这都有可能,无论是在歌唱的队列之内还是之外,他都是全身心地融入其中,他都自豪地把歌唱者称为“我们”。即使是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认为《我们歌唱黄河》中的“我们”,也应该包括我。

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。保卫黄河就是保卫中国,歌唱黄河就是歌唱母亲。

我们在唱出黄河的愤怒,唱出黄河的悲哀,让我们集体的歌声和黄河融合起来!

郭小川的这些诗句,明显就是对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解读。诗人在高呼:“唱吧,我们的歌声不叫敌人过黄河!”那个时候,歌声就是精神,就是力量,就是武器。

我至今也不知道,在绥德的这场合唱演出中,郭小川是演员还是观众?这都有可能,无论是在歌唱的队列之内还是之外,他都是全身心地融入其中,他都自豪地把歌唱者称为“我们”。即使是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认为《我们歌唱黄河》中的“我们”,也应该包括我。

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。保卫黄河就是保卫中国,歌唱黄河就是歌唱母亲。